譚賓錄

譚賓錄十卷　舊鈔本 一冊

唐胡璩子溫著

郡齋讀書志譚賓錄十卷右唐胡璩子溫撰皆唐朝史之所遺
子溫文武間人新唐書藝文志名字與此同目鄭樵通志作十
卷宋史藝文志作五卷已佚其半

譚賓錄目錄

譚賓錄卷一

唐胡璩子溫著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起玉清元壇邀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與幕屬房元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

平天子願自受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因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十七人降璽書慰勉之從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為少室山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謚曰昇元先生云

萬迴師閿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言一作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視耕迴見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

思馬廻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兒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廻曰詳思吾兒所要者布裘襖糧巾屨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覲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兒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兒迹也一家異之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廻故號曰萬廻也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廻謫向閿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閿鄉縣問此有萬廻師無令呼之萬廻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内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廻嘗指曰將作監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

遂爲之不悟爲元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
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
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
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
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
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
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爲驗太平公主爲造
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
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衆於堦
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唐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
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

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使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宏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諲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日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之如

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元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矣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内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讎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

所以重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警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

皇太子臨問

于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肅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慍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錫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狄仁傑太原人為并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質

裴冕為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以威懼之鉷賓佐數人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

移宣不知何許人顏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宣以長子屬母弟曰唯命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宣是也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宣計或不行真卿棄平原夜渡河

譚賓錄卷二

唐胡璩子溫著

趙驊因竄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為某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俾驊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購贖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估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構譖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譖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厠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狀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

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

詭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

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

買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王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

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唐溫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為御史二人

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

唐聖歷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

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

部不負朝廷矣

盧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魏州參軍注鄭縣尉從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鑒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逖進士王泠然不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良以為知人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與洋嘗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洋為節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四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

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
考為第一在中書界甲科人稱允當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
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
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
焉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
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中一作東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
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
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訊得實情以景
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

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速皆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張後胤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燕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駿馬五匹後為禮部尚書陪葬獻陵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陛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賫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刑部以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改輕從死仁師駮以為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當商量竟從仁師議

高宗東封賓德元騎而從上問德元曰濮陽古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過其父德林見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稲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稲注云鄅國在琅邪開

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讌賞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其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為中書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犁鋒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褊急怒陝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嘉冕不報私怨

譚賓錄卷三

唐胡璩子溫著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膺捧手嗚咽揮一作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澀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

奏對將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從出外征伐勳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將隨等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宏廣常於親仁里大啟其第里巷貿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

一總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說其事則九族齏粉嗟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與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雲京曾為公之

夫從從滌渾州都督將辭衆日不顧見夫人王氏及趙氏受女子請真衆曰汝為大吾為汝言於令公雲衆拜於庭夫人傳教於內曰吾夫書且書汝得一哺叙處趙氏女孫皆涕手同而令雲衆汝亦夫人曰殺仙去雲衆拾指別去矣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卒諸蕃犯京畿子儀既受鎮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人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在乎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

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冑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廻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令圖形淩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孫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藎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屈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强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廻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

扈很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也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

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誣晉奏則事
中竇申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
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
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
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
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傔從十數人都不召集
兵馬既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
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萬榮
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
狀豈可料耶恐須廻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
州節度使準敕赴任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
晉獨恬然良久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

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
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為節度使委
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刺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
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
之速至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驕盈慢法潛
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以汝州刺史陸
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
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為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
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
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
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臠食之長源
輕言無戒懼自到汴州不為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

亟令之節度晉從事長源使楊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豈獨濟逡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爲害

隋仁壽中杜正元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總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

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計欵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内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能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記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

譚賓錄卷四

唐胡璩子溫著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咷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

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
百和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
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
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
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
故時者以經畧王充王伯當為左武衛亦令副密行
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
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
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所
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
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
陽為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

備君臣之理表請改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劉文靜者為晉陽令坐與李密連婣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靜曰來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靜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靜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靜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
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
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
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
亦由汝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
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
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戊巳校尉之地
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
其地為延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
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
公瑾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選精騎齎二

十日糧來聞掩襲遏其斥候皆以浮隨奄到縱擊遂滅其國獲義成公主虜男女十萬攝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長賈相捻之以獻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閒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為相

封常清細瘦目顙腳短而跛高仙芝為夫蒙靈詧都知兵馬使常清為仙芝傔會達奚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仙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之異之軍迴仙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遽問曰前者捷書何人所

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即僕人封常清也見
在門外馬遂耽等拜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
識後僊芝為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為節度判官僊芝
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
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為郎將戎望動三軍德詮見常
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
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乘後起
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傔中丞再不納郎將
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郎將何得
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迴即杖六十面仆地
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
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

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元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元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獻於闕下元宗壯其言之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脩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元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蘧蒢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

處儔芝曰我退衆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詔令識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目常清死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譚賓錄卷五

唐胡璩子溫著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與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謂誰曰雍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

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北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縶於城中牽北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史思明已過河遂廻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當石橋路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城遲明思明率衆來攻

請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備萬計擒其大將徐璜王李泰思明大懼退築城以相拒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劍於鞾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將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寢疾而行經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和光弼

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指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退恥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其母惠老莊宅使魚朝恩存問

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兵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祿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重一作高柰何棄祖父之勲力為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令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

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謂參佐曰瑊爲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令觀其行師料敵不遠遠矣嶷勇力智彊常先計後戰觀自曉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翦蕃師偽疑而保其必豈平涼之會爲結贊所紿關中搖動此所謂才有餘而心不正

王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

德勒馬拳毆道宗目幾至眇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寶取之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疾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橐鞬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謂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奪其衣

物逼武達索執武達投足與之賊俯就引執武達毆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

唐裴行儼與王充戰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之殺數人充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

唐契苾何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脾爲賊所窘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救賊騎救何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何力氣盡來蘇而戰賊乃退

唐王君㚟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事元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宴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㚟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

落為酋長君㚟微時往來涼府為回紇所輕及君㚟
為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恥在麾下君㚟奏回紇
等部落難制潛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
與謀叛君㚟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
騎往肅州捨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四部落伏兵突
起君㚟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
唐來瑱天寶中至贊善大夫未為人所知安祿山叛逆
詔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左拾遺張鎬薦
瑱有縱橫才略表入即日召見擢旨拜潁川太守充
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
收河洛蜀群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為瑱所敗賊等懼
之號為來嚼鐵

唐哥舒翰捍吐蕃戰衆三道（五巳然寺討）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尺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僕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僕提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復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噪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覩其攬轡便僻可萬全龍僕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亂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僕不之測又止龍僕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僕去三十步與之言褻

罵和初李德伺便周賊曰曰賊識我乎龍儒曰何也
曰周之大將白李德龍儒曰是猪狗乎發聲遠然執
矛前突城上哉咻五十騎亦縱進龍儒矢不及發環
走堤上李德逐之斬首提之歸

譚賓錄卷六

唐胡璩子溫著

唐李正巳本名懷玉侯希逸爲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巳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軍衆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强恣諸節度皆下之正巳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呑之因與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巳擒其領而批其顙回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笑然是不敢暴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巳爲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爲先鋒將持棒衝擊衆賊披靡與九節度圍城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聲亂問之知戰因闘瘡中血如注卒

然而卒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翰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勛赴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矣壯士自背來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遮承其背

刀不甚下徵傷勖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洞其喉曰聲則死之勖馳就其軍禁士已披甲執兵勖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來殺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聾伏於是執用誠送洋州投杖殺之戮其二使總其衆勖以藥自封其首來復命僅約半日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頲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

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後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祁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

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薦擢第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眞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

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
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請為道士歸鄉捨宅為觀
上許之仍拜子為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
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
散濫為之折衷作降神樂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
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
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
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
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
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為宮
方澤以大呂為宮宗廟以太蔟為宮五郊迎氣則隨

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黄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虚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虚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鍾十二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

裴知古奏樂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

天寶中元宗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

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廻得琵琶以獻其槽邏皆杪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自虢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

譚賓錄巻七

唐胡璩子温著

薛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書博采古跡埒於秘書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咸為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為一時之絶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閲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

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懶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勢筆力自生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

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開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道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元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勑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每卷分為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元宗

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裘為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始於從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泊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

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
人之妙實為中興至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
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析旅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
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晉以前目所不記難以平議晉以來風跡存者可得而
言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為三祖後世
雖有作者難可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鳩集圖畫
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祕府以
備閱覽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荊
土洎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搆募
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
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

事仍舊隸勅不得而别也因而竊换張氏誅從為少
保薛稷所收稷敗後悉入岐王初不奏聞竊有所慮
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跡蕩然無遺矣

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
拜朝散大夫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
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
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患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
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
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
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
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幾强仕沈疾困憊乃作疾

茶樹賦以傷其禀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爲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隔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

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謂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
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
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
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
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
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
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
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
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
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
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
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妻妾

為惡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從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譔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元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

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兾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

譚賓錄卷八

唐胡璩子溫著

武士彠之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羲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也

元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鳳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鐫巧

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廻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州方丈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元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元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山不拜因奏曰臣

胡人不閑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元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元宗嘉其志誠尤憐之

唐陝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廻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為理長于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宣桂觀察使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巧謟於里俟下直㴱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𩔗識洪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

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顧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
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膂慮不亦可乎秀既
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
方妻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遂曰中丞
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已納賄
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
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
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
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
漸見忌少遊亦稍疏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
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為
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為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

在僕固懷恩幙府故縣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復使叅謀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滾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從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貲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其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而卒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㪚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

宗從之但責致其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團送苑中宰臣議以謂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汙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廄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為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因對敭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栿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

臺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
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為三分一分充乾
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廟也今
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
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
錢物尚有羸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官廚皆極簡儉所
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廚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
合疑何況一殿上曰經義和此人未曾言領之而已
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
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
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

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鶻羣烏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

唐胡璩子溫著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顙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勅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嶲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叅軍高元禮

而無賴說謗無以蹐也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禮元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

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衒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趨趄諂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瀧州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或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忠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

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

唐將軍高力士將承元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元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於肅宗及到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於貴妃貴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衆心

訏謨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於帳前歎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倡也國忠又為劍南節度勸元宗、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雖材將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受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褻人所奏無

不務之故動將親知李適之初入相踈而不密林甫責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謂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戚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爲下邽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矣晚年多寃釁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

之外告則以磚甃屋以板幔遮家人警衛如禦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於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爲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始也

唐諸郎中不自郎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熏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

唐華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

學大笑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雨省清要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兵墓下議遷相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退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

譚賓錄卷十

唐胡璩子溫著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銜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怨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

然後加刑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為劍南召募使遣赴瀘南糧少路險常先囘者其劍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為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路轉變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至盤閤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技二人獄猶未具而杞

已奏啟喜照郡中外側目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鬚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

王晙氣充一作兊雄壯有龍一作熊虎之狀募一作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一作嚴一日見一鳥異衆欲身飛而搏之烏空中語云汝不可代勢取我我亦非烏類也上帝使鑒汝之善惡耳晙不信取之即日死於其地人吏畏而義之晙卒一作没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晙墳增封域降使吊祭優其子孫元宗從之

錢有文如甲跡者昔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

行開通元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
鑄模日后掐一甲痕因是有之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
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
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
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
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
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
衣女昨夜夢為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
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
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
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

有鸚至傳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試牵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隨逐噪之人謂之鳥賊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

海上取牛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豎

劉龍從名義節武德初進計於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作樵以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匹皆有餘軸

之饒使仲裁取剩物以供雜貴勤盈萬段矣高祖並
從之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
封德彝皆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
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戲
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
洪州司馬
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讓高麗不知守鴨綠
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
流於嶺南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

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
窺之家逼明公之棧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
其棧

白履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愔楊瑒皆薦之尋請
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霑
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於實也履
忠欣然曰往歲蕃丹入寇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
以讀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
五品家終身高卧免有徭役不一作豈易得之也
郎為致仕還鄉詩給祿俸之半既丁母憂州郡疑所給
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為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
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以在喪為異命仍舊給之唯

春秋二昔羊酒之直則不給雞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蠱乃為木偶人置勉名位瘗於其壟或發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是亦可矜也捨之或曰李勉失守汴城亦宜與黜議曰不然當李希烈之禍亂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也別寵變非常援兵不至又其時關輔已徹援矣人心搖動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噬乃全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

周興為周秋官侍郎性滲毒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晒翅胡孫破茶思識鑽牛枝枝之名時人呼為牛頭夜叉

篇目考

新唐書藝文志

胡璩譚賓錄十卷 字子溫文武時人

崇文總目

譚賓錄十卷 胡璩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譚賓錄十卷 唐胡璩撰雜載唐世事正史遺者

宋史藝文志

胡璩談賓錄五卷

郡齋讀書志

譚賓錄十卷右唐胡璩子溫撰皆唐朝史之所遺文武間人